





蘇子瞻

題淵明詩集

明東吳毛晉子晉輯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飲酒詩後

子瞻

綠君亭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  
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  
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清晨聳叩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茅簷下未  
足爲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淡感父老  
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弼愛之予亦愛之  
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  
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  
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又

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  
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  
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

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爾

題懷古田舍詩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

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聳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

今世人心面已  
以爲酒  
色亦此

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表聖詩有僧態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林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聳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

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題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聳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記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予  
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  
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  
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  
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子  
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  
真書生習氣也

書黃四娘詩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  
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  
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  
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  
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淡雨露燕雀半

子瞻

綠君亭

雜劇  
誠隱院  
借以爲  
可憐之  
恨

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  
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  
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  
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  
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  
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  
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  
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

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子厚似淵明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  
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  
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  
綠蓊勃薈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

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採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為酒肆頗能伺候冷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

子瞻

綠君亭

當地是也  
心忘夏夜也  
曲江亦有  
印



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  
此可編入詩話也

評魯直詩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  
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于世也

題子明詩後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  
同遊者睂之墓頤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

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  
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聳於蜀非復昔  
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  
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  
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  
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書遵師詩

遊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

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  
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答云石龍有口  
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  
泉何處覓寒溫

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  
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  
耶傳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淡處人罕

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

參寥論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  
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  
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  
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高往

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余幼時嘗見余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題懋寂圖詩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懋寂莫龐眉皓首無住着褊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懋寂圖

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記白鶴觀詩

昔遊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

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  
知。手把白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  
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  
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  
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

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  
也。

書辨才詩

崑栖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  
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柱  
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  
離禪。辨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  
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

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其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

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

記謝中舍詩

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題張子野詩集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聳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鰓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卧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閒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

句與可拾得耳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鬪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子瞻

綠君亭

得有此名遂  
成佳話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  
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  
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  
浪乎

###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  
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  
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

昔

錢遊可怪溪山裏人人識故侯旣而哂前言之  
謬復作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  
識青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  
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  
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  
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  
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  
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

子瞻

綠君亭



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  
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  
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  
盡於此矣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  
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

此遠折去  
足徐州

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  
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  
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  
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  
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  
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

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  
之言固已疎矣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秃千管墨  
磨萬鈇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  
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

可愛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  
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  
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  
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  
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  
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聳江

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長此  
殆謬矣譬如禪家各因所觸而悟道初無定義不在內不在外殊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  
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  
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

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  
法華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  
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為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  
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然逸  
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  
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

子瞻

綠君亭

難測

天力能舉千  
物而搯者乎  
者非力不足也乎  
自筆不如此別  
較原山矣

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  
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  
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  
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子一似向  
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為解之。若非妙手  
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  
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  
僕對可為秦吉了矣。與可聳之大笑。是日坐人  
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  
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

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成書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

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躡如也。

贊文與可畫竹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又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

子瞻

綠君亭

三十一

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跋文與可飛白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既歿  
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  
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  
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  
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  
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此而予乃今知之

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  
可勝計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  
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  
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  
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  
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

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

趙子昂好畫  
張馬畫日橙  
謝統地學馬  
勢其天人自陳

親宛若馬心  
寫告之子昂  
其甚疑亦道  
子畫佛心銷  
六畜之氣按  
年乃以命主  
既書不免隨入  
苦中其可畏也  
至矣

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噓此語恨不令與可聳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

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  
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  
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  
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  
哉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

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  
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  
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  
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

著是字相云真  
指責自持行  
畫法制大字  
精采小字  
子瞻書法之物者也



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子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詞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

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此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原曰：就夫求書，亦不可得。

○跋所贈曇秀詩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

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鷺城清風鶴嶺明月  
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  
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  
災福應自者曰福不為自者曰災  
題所書寶月塔銘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  
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  
不孤其意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  
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  
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  
軒渠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  
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

子瞻

綠君亭

言評

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  
崑回舟中書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  
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  
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  
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  
於世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  
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  
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  
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  
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  
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  
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

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淡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

智永

歐陽率更

褚遂良

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

子瞻

綠君亭

張旭

顏真卿

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  
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  
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  
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  
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  
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  
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柳少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  
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  
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  
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  
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  
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  
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  
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此其

子瞻

綠君亭

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

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

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題趙屺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

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嘆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

跋文勛扇畫

舊聳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  
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  
國作方界畧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于  
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  
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  
狂雲猶曰風雲耳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  
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  
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  
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筥出不汗牛馬明窻淨几  
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



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遊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徑遙趨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子瞻

綠君亭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磨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此謂之  
不謂之  
人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  
以為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

有妙書不自人  
與此墨者有妙  
者與不自人  
此日之言者  
何矣畢竟  
是窮於不脫

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

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揆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子瞻

綠君亭

此乃是真愛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

可謂格物  
可稱知言

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書鄭君藥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藥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

子瞻

綠君亭

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  
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  
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  
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  
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  
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  
古所無有也付子過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  
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  
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記南兔毫

今之在毫筆者  
取晚程嘉鄉  
問此外不入管  
城九北方羊兔  
燥而脆不隨人老  
此亦何如豈時務  
物換星移定在  
耶

余在北方食麀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于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

守舊法此亦可喜也

###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

吾亦未聞

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麤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

筆當久毛間  
生毫輕粉致  
出和墨汁膠之  
可以壽書城子

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

子瞻

綠君亭



佛子曰惟其  
術乃不常不  
知不不常其  
相引可卷其  
一學也

此心法不白  
志筆

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  
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  
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  
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  
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  
適人意

### 書鳳味研

建州北苑鳳皇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  
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  
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  
頤始知以為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味且  
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歛人甚病此  
言余嘗使人求硯于歛歛人云何不只使鳳味  
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

子瞻

綠君亭



曹隱有石  
今人即  
銅者硯  
惟也  
集討之  
於湯武  
羊老見

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  
作潤筆求君志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  
志而余不作墓志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  
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所以飼  
狗耳何以見硯為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為敬宗  
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為奸時  
硯豈知之也哉以為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  
為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

得硯之美既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  
蓄也

###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  
十年造雅州靈開林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曰  
合不曉其八曰合為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  
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  
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

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筆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聳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

華竟琴石也  
極要此語

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為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書李崑老碁

南嶽李崑老好睡眾人飽食下碁崑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

美乎時而多時  
如達在平其人  
之見以也

二  
聖  
品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  
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  
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  
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  
思家始是謂也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  
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

已矣何必更埋

淵明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絃  
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  
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  
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  
於續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  
寓以死爲真嗟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聳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憚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憚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聳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有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憚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今米白五上人每  
非能法事極  
失口者作惡  
也視人便像音階  
心者我快不敢  
勉首此即虎  
之去也  
令人先移心家

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憚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醒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憚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東臯子傳後

子瞻

綠君亭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間。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

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志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

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



二  
四七  
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

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九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嘆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

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淡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聳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日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

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  
 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  
 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為異  
 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  
 也聊為好事者一笑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  
 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此即方佛次  
 首楞嚴不  
 在內不在外  
 目緣和居之  
 後也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  
 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  
 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  
 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  
 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  
 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  
 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  
 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法身此喻既立三

法身是化身之  
 誤也

身愈明如此是否

東坡志林半是小品中文字其他為後人雁記  
每見黃山為集中此外年譜中摘多事之  
身款者另為一書名曰志林五并州為集  
有二則惜未入



